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三冊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王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菟首鬱

一本云

季脇之

下深一

寸

前論有

餘於內

後論有

餘於外

皆謂之

失常

榮衛血

氣之生

始出入

乃本經

之崇首

而榮血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菟蘊不得常所。使人股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瀉大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

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有浮沈淺深反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
章論衛氣畫行於陽夜行於陰外內出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所
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入於胃
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入於胃
中布散於外行者謂榮氣出於氣分而行於脈中衛氣出於脈中而散於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
路各別於外行者謂榮氣出於氣分而行於脈中衛氣出於脈中而散於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
也夫精專者行于經隧之榮血始行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藏府相通外內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
與榮行脉中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榮行脉中以應呼
吸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皮膚豁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脈絡脈化而為赤者也
五焦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決氣章之所謂槽粕津液宗氣
分為三焦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
焦出氣如露上注豁谷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脉充滿溢乃注于六脉皆盈乃注
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于脉中以應呼吸之榮氣乃
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肉之氣分滲于孫絡變化而赤為血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
與榮氣篇之始行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於胸中上出于肺循喉咽則出吸
則入夫肺主皮毛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
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
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榮氣衛氣之所出所行

血氣者
充膚熱
肉之氣

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稽積莖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稽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陽而外出于皮膚也稽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為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榮為陰從經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內外交互之妙道也難足者以足緩伸體縮如難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診視其脈大而眩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稽蘊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所生所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盲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盲膜而乃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莖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病腹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於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橫鍼以刺之如難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脈大而眩急乃邪氣正感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其亦邪感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榮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且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即闕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臟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紫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為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曰血氣
謂內外
出入之
交互
數上聲
勝平聲
問去聲

南北為
道東西
為度
衡氣去
形而獨

張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故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關中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即知病之在皮也。故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皮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故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榮氣但榮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為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為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張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輸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穀，分肉之間，穀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榮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為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皮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榮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輪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脉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顱深飲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髓者也。骨空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屬屈伸

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一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在骨者，以脊骨為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其足其經之筋，即為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循天之四方，骨之屬循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余伯高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地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

居於內

少別俱
去聲

臍音國

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生死，更可以通玄門為養生之秘要。

註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其法。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為部，輸運於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臂，下則為腰，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

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輪。蓋血氣之為輪，在於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

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

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

註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以上為少，六歲以上為小。

註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

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王子方曰：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兩之為六，三而三之為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十已上，俱當作已下。

註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臍肉堅皮滿者肥，臍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註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臍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

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為膏。蓋肥膏之間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

肉勝而連于皮內，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任谷庵曰：臍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臑諸陽分肉之間，故臍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臑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註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也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膝後曲處為稠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註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凡人必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張任谷庵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者腠理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于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脂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更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皮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註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凡人必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謂大也人必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盈于分肉之大理其膏肥之肉止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為榮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有別也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亦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註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眾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曰衆人。

張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如于肥大也。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註馬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濁者爲衛故濁
爲氣多
清爲氣少

張此言人之血氣當以無過不及也。三者人也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爲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淺深不可勝窮。隨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爲治道之張本也。

註馬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素問末有著之玉版以爲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張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絡。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夫絡者乎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

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臑陽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脈相屬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微陽明之脈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外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

註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註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哀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於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張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

為良方者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于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遇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註馬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癰氣者榮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榮氣不足衛氣有餘故榮氣不足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况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速修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鉋鋒之所取也

註張余伯榮曰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鉋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鉋鋒取之鉋鋒者大鍼也

註馬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鉋鋒鉋鋒而己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鉋鋒之外不可輕用也惟砭石者以石為鉋及鉋鋒鉋鋒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鉋鋒取法于絮鉋扁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鉋鋒取法于刺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

註張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膚肌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餘行者為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為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左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為順矣

天而一月
一月

實叶孫

經脈有
絡脈孫
脈大絡
有絡脈
孫脈當
與經刺

張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以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藏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

也後世眼科以兩青屬心眼白屬肺眼珠屬肝上盛下虛屬脾腫子屬腎為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也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瀉者邪盛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太陽及督脈經今肩項不便非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為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效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張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腫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過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于榮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腫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故而溲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故心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脈應地之經脈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王子方曰堪輿家擊井度月影以取象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效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效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張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其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效溲血形肉脫脈搏逆于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效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繞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

如逆傷其氣。逆則死於家中。速則死於堂上矣。○任谷菴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膿。或一息不續。即為霄壤之判。

註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脈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脈又大。是陰證得

陽脈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亦陰證得陽脈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為咳。在下為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動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啞。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

也。而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大而脹。四肢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為陽脈絕。為死

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為欬。中為腹脹。下為噎。泄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曰一時者。一

周時也。乃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

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

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殄。猶可知矣。黃帝曰：

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

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大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

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以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

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

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註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隧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於經。喻者也。駭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五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大。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於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

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勝五兵之殺人矣大路者十二藏府之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絡與經相平而布于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經相平循五里而散于尺膚夫藏為陰府為陽經脈為陰皮膚為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府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脈中者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脈五藏之氣血行于脈外者因胃氣而出于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以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于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于外矣五藏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寔所以殺生人也聞者窺侯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紹之門戶乃氣血從孫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俟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稍緩而死于家中入門而迎刺于絡內者即死于醫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繞地球轉一周逆則不過一周而死況鍼刺之傷乎是以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不敢犯也○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脈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球轉無端而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營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蓋謂皮膚之血氣由五藏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此謂奪其天氣則手足五輸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則手足五輸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為首務焉○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內肉之血氣曰著之玉版蓋因金玉之黃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王不留行花開黃白陶隱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祖以雞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

靈區經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脇督任共為二十八會也世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為不仁而聞之而弗行正所謂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縛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為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識為五藏六府之大絡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飲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脈中央前本輪篇云尺動脈五五輪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犬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臟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寔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足耶

五禁第六十一

註馬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註張余伯榮曰此取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為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謂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為九宜

註馬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肱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註張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乙為陽木乙為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滕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為取氣之禁

註此詳言五禁之寔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肱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滕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張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寒邪皆不可瀉

註此詳言五奪之寔也瀉者鍼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也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者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張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于上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若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者濕邪傷形久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酷虐之邪奪形者邪傷氣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于心而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燔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此為五逆皆不可刺也

馬此詳言五逆之寔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或躁是邪氣猶盛也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者痺不能轉移其腠肉已破其身熱脉宜洪盛今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其色天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馬內論手太陰是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上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馬息下八馬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

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註此章論榮衛宗氣循度行于經脈之外內。衛脈行于手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經氣之街以明血。

氣之街。行于經脈皮膚之間。交相和平。俞應者也。帝問手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少陰之太。

淵。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脈氣隨三陰。其榮衛宗。

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脈氣隨三陰。其榮衛宗。

問氣之過于寸口。上馬息者。乃榮氣衛氣宗氣蓋走于息道。而變見于寸口也。下八馬伏者。謂流溢於。

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

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榮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隧。

之營。正二分矣。夫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為和平。而有。

形之榮血。分于外內。亦相為勻等者也。夫衛脈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

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滲漉皮毛。此下伏于胞中之血。半隨衛脈而行于脈內。半隨衛脈而散于皮。

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衛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而出于腹氣之街。衛脈與少陰之大絡。循陰股而下出于經。

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隧隨衛脈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為勻等矣。皮膚之氣。

血從指井而溜注于榮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義從道往。遂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藏卒。

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臟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于魚際。則動。

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陽明太陰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

微緩也。此言五臟之氣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同

以與已

藏府通

于十二

經脈十

二經脈

外合于

三陰

有行如

水流之

三分行

于脈內

三分充

于皮膚

二分行

于經隧

二分出

于氣街

則經脈

外內之

血勻等

此乃榮

與應呼

吸漏下

之行各

別故帝

復問而

伯復答

分但不知

其何道

而來何

道而遠

周有抵

極帝之

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懸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額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空。今牙車當是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頸大脉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生。寔內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書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洪大其胃脉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脉也。人有陰病脉沉細其胃脉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脉也。故

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為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衛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臍中循脛股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註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衛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臍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

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陽明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藏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其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臍腹而下至跗上如左右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則陽明之血氣隨衛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衛脈與少陰出于下而上如左右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則陽明之血氣隨衛脈而出于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陽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必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註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脉有奇經者八其衛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街歸永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鼠鼯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臍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

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走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属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脉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脉之動不休者以榮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脉朝于肺也胃脉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脉動之不休者以衛脉與腎脉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遠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

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註此申明經脉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脉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秒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脉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